

七

修

類

稿

七修類藻卷之三十二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意殊句同

唐崔道融題斑婕妤曰寵極辭同輦恩深棄後宮自題秋
扇後不敢怨春風曹鄴題庭艸曰庭艸根自淺造化無遺
功低回一寸心不敢怨春風元陳自堂題春風曰着柳成
新綠吹花作故紅衰顏與華髮不敢怨春風三詩句意相
似而工拙自異首詩婉轉含蘊着題說到不怨處第二詩
婉轉亦工似無蘊藉矣第三詩直致全無唐人氣味若曰
元詩巧而成唐晚風信乎哉

感慨詩

嘗記劉後村詩云刮膜良方直萬金國醫曾費一生心誰知鬢髻携籃者也有育人問點鍼又高駢詩云鍊汞燒銀二十年至今身在藥爐邊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二作立意相同借喻婉轉感嘆不遇深矣

顏魯公詩

宋李無悔東坡友也有讀顏魯公碑詩云平生肝膽衛長城至死圖回色不驚世俗不知忠義大百年空有好詩名予以詩字改書字尤得其實

集句

集句起於宋荆公曼卿可謂絕唱予幼時嘗見襄府紀善

長樂戴天錫

維壽

所著羣珠摘粹板鏤浙藩皆集唐宋元

人之詩為律對偶親切渾然天成亦可影響王石今板毀

矣不知海內尚存否又吾杭沈履德行有集古宮詞梅花

等詩今行於世似不及於戴然讀之亦有宛然天成全無

斧鑿痕者後聞沈有集古堂式分門摘句先已排定起聯

結句但臨時咏何事即攢成之耳但不知戴亦如此否耶

今特錄戴二律用書於左以見其工緻題諸葛孔明像云

鐵馬雲騅久絕塵

溫卿

飛

稱吾稱魏已紛紛

曾南

半生艱苦

思與漢

元吳

一段清真盡屬君

陸龜

自願勤勞甘百戰

莫將成敗論三分

元吳

晴窗駕罷出師表

陳象

目斷西

南日暮雲

元吳

秋閨云久病情懷偶自如

元王

挑燈細讀

寄來書

元范

蒼茫嶺海三年別

朱元

彷彿塵埃數字餘

幾

月墮簷牙人睡了

周美

風生荷葉酒醒初

林霽

分明更

想殘宵夢

吳商

夢裡頻頻却見渠

王十

碧落香銷蘭露秋

濕

銀河依舊隔牽牛

元初

清風未許同携手

譚用

好月

那堪獨上樓

用之

歸信幾番勞遠夢

高昂

愁心一倍長離

憂

李从

玉顏自古爲身累

歐陽

盡向丹青也合羞

花並

觀

此真可謂化腐成奇豈直雕蟲小技而已耶予每每羨之

嘗集五言者亦廢幾也至於七言長篇似亦難工嘗因顧

都憲

璘

寄命集句遂以四律贈之人謂盡出一東橋也蓋

顧言峻行直豪傑之士每輕爵求養又忤當道而為其劾

於瑛獨有相知之雅焉故四首皆實事也今亦錄于左海

內文章伯如公有幾人直辭才不世爽氣見殊倫處士禰

衡俊居官召伯隣高名前後事直取性情真皆唐杜甫

大帝念深分閫杜甫殷憂遣使臣李嘉祐白雲常滿目皇甫落

日恐行人顛上疏乞骸骨杜甫高堂有老親岑參終能成大孝

王若虛用意始知神杜甫達人輕祿位魏瓘際遇復清朝柳道

具錦無停織杜甫寒松竟後凋杜甫本心如日月黃山谷來往任

風潮杜甫應笑靈均恨許何須強問鴉韓退之相望東橋別韋

物蒼茫歲暮天孟浩然酒闌更鼓起王仲通夜久燭花偏杜甫別

路千餘里王勃從今又一年劉長卿虎頭金粟影杜甫懷德自潛

然王又李憲長崧祥分巡山西時四年之寇一日擒絕

朝廷有金帛之賜焉亦贈四律次第其事云戎馬交馳際杜甫

瘡痍府庫貧杜甫關河三晉路曾甫門戶幾憂辛趙由殺氣

橫千里李烽烟望五津王勃那堪正漂泊孟浩然回首一傷神

杜甫冠屨動西垠張華殷憂遣使臣李嘉祐十年不解甲杜甫何日

小康張說前後徒言隔王維驅馳喪我真杜甫還聞獻士卒杜甫

餘孽尚紛綸杜甫飛檄佇文雄楊炯登壇拜總戎岑參犒兵隨拒

後梁簡文諸將指揮中韋應物王帳初鳴鼓周昂天山早掛弓杜甫

擊轅歌至世宋謝天地荷成功岑參文武成功後韓退之崇恩

降紫宸李爵榮光披錦繡常袞賜予出金銀杜甫安石名高晉杜甫

廉頗出將頻杜甫無由覩雄畧杜甫聊爾一呻吟劉昂

化綿衣疏

吳天祐江西豐城人寄食於杭東塘陳廷彩家冬無衣絮

其子蒙調之曰能作疏文當爲化主乃作疏曰伏以捉衿
露肘誰憐子夏之貧冬暖號寒可免昌黎之嘆含羞在已
貽笑於人切念天祐半生若蟻一拙如鳩身常苦飢寒頗
類吟詩之賈島志不在溫飽愧非及第之王曾雖字頗能
識而書頗能讀然寒不能衣而飢不能食灞橋踏雪難堪
手足之凌兢剡水乘舟無奈身心之顫掉鄴侯萬卷亦徒
耳范叔一寒如此哉幸托身依桑柘之鄉而長者擅絲綿
之利深筐大箔價輕千鎰之黃金溫璽柔綿色瑩三冬之
白雪眼見之而忽熱心欲之而難言既民胞物與之同然
豈推食解衣而不可惠而好我實爲道誼之交勉爾求人
不覺言辭之拙分我一團和氣奈他千載歲寒高誼難忘

言身三二
服之於膺而佩之於背衆輕易舉與不傷惠而取不傷廉
袁安免僵卧於洛陽師道不忍寒於郊祀若肯結緣秀士
也勝布施山僧十謁朱門何畏滿頭之風雪一吹鄒律頓
回幽谷之陽春遍告斯文圖成善事謹疏陳氏父子遂勸
習舉子業爲之占籍仁和後膺甲子鄉薦而陳氏之門自
是無祐之跡矣

茅誦音詩

鄆縣城東有舊祠冕旒遺像儼容儀母賢昔著三遷教子
聖今爲百世師故里尚存羞俎豆新碑還刻斷機絲焚香
拜手登車去千古無忘義利辭此鄆縣孟子祠碑詩也乃
建文時泰興茅誦所作誦字大芳後死節靖難觀結句已

可占知爲人今世止知其室雖誌亦然聞碑已刻去年號
餘字似亦有損吾友曹進士過而錄回予特置藁

楊柳枝

楊柳枝即古折楊柳枝義也本歌亡隋之曲故陳子昂有
詩云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
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劉禹錫曰楊子江頭烟景迷隋家宮
樹拂金堤嵯峨猶有當時色半蘸波中水鳥棲又韓琮云
昌樂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晉和凝云萬枝枯槁
怨亡隋似吊吳臺各自垂是也後白居易有愛妓樊素善
歌小蠻善舞故嘗謂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
高邁小蠻方豐艷乃作楊柳枝辭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

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
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辭帝問誰製永豐在何處左右具
以對時永豐坊西南角園中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因命
使取二枝值禁中居易感上知名且好尚風雅又作一章
云一樹飄殘委泥土雙枝榮耀值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後
柳宿光中添兩星故後盧貞等和其題曰一樹依依在永
豐兩枝飛去杳無踪王皇曾採人間曲應逐歌聲入九重
劉禹錫曰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
前朝曲聰唱新翻楊柳枝此自是爲白氏楊柳枝而作也
今人渾爲一題莫知其故而六朝樂府收之亦不辯也不
然樂天之前已有其詩可知矣及唐人咏此題極多偶爾

記憶因錄出其一韻者置之于左庶可以見先賢用意之
工拙也劉禹錫詩云花萼樓前初折時美人樓上闌腰枝
如今拋擲長街裏露葉如啼欲恨誰城外西風吹酒旗行
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惟有垂楊管別離白居易
易曰紅板橋邊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
定萬樹千條各自垂韓琬曰枝闌纖腰葉闌眉春來無處
不成絲霸陵原是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溫庭筠曰陌
上河邊千萬枝怕寒愁雨盡低垂黃金毵短人多折已恨
東風不展眉楊巨源曰江邊楊柳綠烟絲立馬煩君折一
枝惟有東風最相惜慙慙更向手中吹然當時傳誦惟劉
白爲最而晚唐薛能又謂劉白之句雖有才思似太拘僻

且宮商不高遂作十九首以壓之今亦舉一韻者二首以見工拙潭上江邊嫋嫋垂日高風靜絮相隨青樓一樹無人見正是女郎眠覺時又曰劉白蘇臺總近時當是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其妄自尊大如此以今較之豈能追劉白醞籍之萬一耶又古有折楊柳行可謂甚古謝靈運嘗一作之餘不多見也復有月節折楊柳雖是古辭則似近於唐人意矣

楊太后宮詞

瑞日瞳矐散曉紅乾元萬國珮丁東紫宸北使班綈退百辟同趨德壽宮元宵時兩賞宮梅茶請光堯壽聖來醉裏君王扶上輦鑾輿半仗點燈回柳枝挾兩握新綠桃蕊含

風破小紅天上春光偏得早
差我宮娥五雲中溶溶太液
碧波翻雲外梅臺日月照
翻到漢宮三十六爲分和氣到
人間
脫窓生白已鶯啼啼在宮
花第幾枝煙斷獸爐香未
歇曲房朱戶夢回時
一簾小雨怯春寒
禁籞深沉白晝閒
滿地落花紅不埽
黃鸝枝上語綿蠻
上林花木正芳菲
內裏爭傳御製詞
春賦新翻入宮調
羨人群唱捧瑤卮
海棠花裏奏琵琶
沉沉碧深遶醉九霞
禁籞融融春日靜
五雲深護帝王家
後院深沉景物幽
奇花名竹弄春柔
翠華經歲無遊幸
多少亭臺廢不脩
天申聖節禮非常
躬率群臣上壽觴
天子捧盤仍再拜
侍中宣達近龍床
水殿鈎簾四面風
荷花簇錦照人紅
吾皇一曲薰絃罷
萬俗泠泠解愠中

繞堤翠柳忘憂草夾岸紅葵安石榴御水一溝清徹底
晚涼時泛小龍舟薰風宮殿日長時靜運天機一局
碁國手人人饒屢着須知聖筭出新奇宮殿鈎簾看
水晶時當庚伏熾炎蒸翰林學士知誰直今日傳宣
與賜冰雲影低涵栢子池秋聲輕度萬年枝要知玉
宇涼多少正在觀書一夜時瑣窓宮漏滴銅壺午夢
驚回落井梧風遶樂聲來玉宇日移花影上金鋪涼
生水殿樂聲遊鈎得金鱗上御鈎聖德至仁元不殺
指揮皆放小池頭涼秋結束闌尖新宣入毬場尚未
明一朵紅雲黃蓋底千官下馬起居聲秋高風動角
弓鳴臂健常嫌斗力輕玉陛纔傳看御箭中心雙
中謝恩聲思賢夢寢迴商宗右武崇節治道隆總
攬摧綱

求治理群臣臧否疏屏風用人論理見宸衷賞罰刑威合
至公天下監師二千石姓名都在御屏中家傳筆法學尤
堯聖草真行說兩朝天縱自然成一体謾誇虎步與龍跳
泛索坤寧日一羊自從正位控辭章好生躬儉超千古風
化宮嬪只淡粧擊鞠由來豈作嬉不忘鞍馬是神機擗韁
絕尾施新巧背打星毬一點飛宮槐映日翠陰濃薄暑應
難到九重卽近賜衣爭試巧絲絲新樣起盤龍角黍冰盤
餽釘裝酒闌昌歆泛瑤觴近臣謗賜金書扇御侍爭傳佩
帶香一朵榴花插髻鴉君王長得笑時誇內家衫子新翻
出淺色新裁文虎紗簾幙深深四面垂清和天氣漏聲遲
中宮閣裏催繅繭要趁親蚕作五絲歲歲蚕登麥熟時蜜

令中使視郊圻歸來奏罷天顏悅喜阜吾民鼓玉徽小樣
盤龍集翠裘金羈緩控五花騶綉旗開殿鈞天奏御捧先
過第一籌石詞予家所藏後有洪武己未凌雲漢跋云
宮詞五十首乃寧宗后所撰理宗所書有印幸未坤寧祕
玩六字與臣杜思忠模刻六字今亡二十首他日得其全
補之按宋史楊后涉書史知古今此詞爲后所作無疑但
理宗子書母詩不應用祕玩圖書而幸字或是辛字理宗
或是寧宗也後人錄訛凌氏亦欠跋明耳今併錄之於藁
嗚呼此詩在元已亡其半今不錄出淹沒必矣并記凌雲
翰字彥猗錢塘人住湖市元之貢士也

手羨秋興八首誠冠絕古今之句世言和者祇不自知
徒取效顰之誚余友四明洪貫字唯卿嘗爲崇化令素以
吟咏自誇晚年致政群友戲曰汝能和杜秋興則吾輩當
傾囊爲君一醉也洪一夜吟成人咸以爲句格切肖真有
神助不克於無病呻吟之誚實出人人也因錄於左庶不
泯其才其一葉落千山瘦盡林峯尖如劍列森森海沙郭
索饑呈穉庭砌蟬嘶出候陰弟妹存亡千里月江湖風雨
十年心無端觸目傷懷事况復頻添夢後砧其二劔閣西
連鳥道斜上皇今喜到中華題情詩寄溝中葉賣卜人看
海上槎霜冷玉樓思舊帳月明胡騎泣寒笳秋來懷抱偏
難遣城上芙蓉又著花其三歲月能消幾局碁白頭空作

楚囚悲廟堂籌策非吾望湖海疎狂似舊時三輔關中圍
未解六龍天上駕還遲荒石小戰骨知多少精英誰無故里
思其四金殿龍香繞博山鑾輿隱隱出花間卅青日照麒
麟閣鐘鼓聲嚴虎豹關海丘山有鑒梓聖治華夷無路動天
顏五雲影裏簾開處幾憶_{土切}踰_{土切}到從班其五山川震蕩日
無暉盡道將軍智力微暫_古嶠_古嶠_古聳鼓息又聞河洛戰塵
飛于今世事知誰在老我人情與俗違江上草堂風雨惡
飯盤端不待魚肥其六西風吹浪打船頭白露寒凋玉樹
秋金甲寶刀千騎老紫薇_更閣幾人愁閑河夢逐簾前燕
烟水情忘海上鷗王燦近來消瘦_強携書劍客南州其
七文皇身建牧時功四裔咸歸覆_中西幸鸞輿悲險道

東還龍旆逐羶風一身貧
心頭將白三月天山火尚紅江
畔秋雲無限思強歌巴曲
巴翁其八御清流水帶逶迤
粉黛三千映月陂寒礪凋一
秀草野禽飛上萬年枝將軍
書報降王死河漢星看織
衮玉端垂

古詩今對

山陰正郎高居賢墓一日會於友人金茂之家言嘗出
差雲貴聞其地絕不知詩因遇秀才即試一對以占
之時值暮春則曰馬踏紅塵風力軟衆果無對者
今思自亦莫對金曰吾有一對惜乃古詩高以爲戲
金曰鷄鳴紫陌曙光寒豈非天生對乎衆客撫掌

金嘗有乾坤聖世空搔首久亦未對予以雲雨坐
山在斷腸對之又金謀生徒一對曰人間自古無
仙骨池上于今有鳳毛皆舊詩今對天生而成昔
人有云天下無做不得者文字惟有對不得者對
觀今高金二君之句又可見世未嘗無無對者之
事也

風寒泉卷

錢塘柳士端才能博雅嘗為縣佐好書畫余家世契幼時
見所藏有王維細川圖錢選草蟲圖戴進春曉圖皆冠絕
古今名筆并此望云正已水天一色城東別墅共名十愛
其三予忘之矣柳以而十圖入於仁寶之父大亨大亨

沒而亡不知所嘉靖癸未仁寶復獲此四圖然皆散碎零
落仍以裝潢併爲一軸粘滌樓題其首曰凱風寒泉以寓
有賢外孫之意俾余跋之于以各圖雖天地間尤物人得
人失公世玩好復何計焉益此四圖又皆當時名公巨卿
注意發揚特爲士端者故若陰有鬼神呵護之復歸仁寶
嗚呼郁沒而卽守之卽失而今復之殆五十年餘矣舊圖
宛然豈非神人獅子之類歟於乎郁氏子孫微矣而仁寶
方以文章名世故不復於郁而復於卽又非荆璞和氏之
遇也歟噫物固有數也余自幼見至今三百甲子而復得
題名其末亦數也感嘆并三書以入吾仁寶芸閣右跋乃
憲副徐汝容先生之筆曰滌樓者吾師侍御粘美中之號

其卷之詩文皆一時名公所作其事之奇不能盡述也故錄其跋云

詩異出處

重名清望遍華夷恐是神仙不可知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廟堂只是無言者門館長如未貴時除却洛京居首外聖朝賢相復書誰世多誦頌聯而不知作者舊嘗聞乃宋劉昌言上蒙正之詩也事文類聚又云張虞登進士第一題興國寺壁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六續云君看姚燮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知言未知孰是意張無謂詩亦未可知

張天錫

張錫字天錫別號海觀錢塘人也天順壬午領鄉薦春闈
不偶授山西大同府應州山陰縣教諭天資俊拔下筆成
文誠八義七步之才也其豪放飄逸則鯨吞海吸而青樓
紅粉名公鉅卿爭相迎迓遠近無不知其名者惜未大成
而卒至今人傳之家嘗有竹數竿作亭其間名曰醫俗因
記之以顏於亭然其文雖近謔亦足致理今舉此可知其
餘也記云余退閒之志既不可醫乃挂冠神武門幾二十
稷既而作老圃於家種簣簣數十個皆着鞭持節因作小
亭於其間爲柱六覆以茅取窮朴之意坐於是亭則清聲
戛玉鑿耳之喧囂幽香細細鑿鼻之銅臭柯葉如翠鑿目
之蜚樓筍供茶饌鑿口之垂涎虛心勁節又可以鑿夫自

病而失守者因取坡老詩名之曰醫俗亭噫自非聖人孰
無病病非六淫醫非盧扁病各有醫故醫貪夫以財醫誇
夫以權醫好名之人以美譽醫好色之人以美女而總醫
諸俗則必於此亭焉世有高梁盡棟而主人則俗者何不
一過此亭然盧醫不自醫何也不能醫泉石膏肓吁觀於
此文則麒麟沒字碑可同也哉

鳳山休暑

貫雲石元功臣阿里海涯之孫名小雲石海涯號酸齋生
而神彩秀異膂力絕人及長折節讀書遂仕爲翰林侍讀
學士後稱疾還江南賣藥於吾杭人無識者嘗休暑鳳凰
山有詩云路隔蒼苔卒未通泉花如髮玉濛濛蛟浮海近

雲窓濕致怯山寒葛帳空高枕不知秋水上開門忽見暮
帆東物華萬態俱忘我北望惟心一寸紅又臨終作辭世
云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
海天明月一般圓洞花幽草乃妾名也予舊有其集詩不
滿百前律所未載也今北山棲雲庵乃藏修之所

東海題壁

華亭張東海汝弼雅善作草書詩有高致雖歷官粉署而
聲華籍甚玉署不能容遂出守南安南安小郡也以張故
爲名邦朝

觀至京師因訪於學士之宅學士方有客且輕郡守之名却
而不見不知其爲張也東海題其壁有始知東閣先生貴

不放南安太守叅之句拂袖而去學士出見之懊悔弗及
明日追之已行矣

箕詩改紅白

嘗有人召仙請作梅花詩仙箕遂寫王質亭亭清且幽其
人云要紅梅者即承曰着些顏色點枝頭特童睡起朦朧
眼錯認桃林去放牛又一箕題鷄冠花詩亦如此改其詩
云鷄冠本是胭脂染洗却胭脂似雪粧只爲五更貪報曉
至今由帶一頭霜

虎歌

弘治初錢塘安溪山多虎患縣令獵人捕之一日而獲三
虎縣令獻於鎮守鎮府喜加以美言嘉之然令實貪墨者

焉時有府辯俞鳴玉善譌戲作詩嘲曰虎告使君聽我歌
使君比我殺人多使君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北渡河亦
得詩人之意焉

東坡孤鴻詞

東坡在黃州作卜筮子山公以為不契烟火人語至今傳
誦其詞云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
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
寂寞沙汀冷

一本作步蟾宮

謂句則極精托意深遠似不

可以易解也後見詞學正宗蹄解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
時也幽人不待志也獨往來無功也驚鴻賢人無所自遂
不安也回頭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

肯棲不偷安於高位也寂寞吳江冷非所安也以爲得青
但意鴻不木棲今日揀盡寒枝未免背理不若易枝爲蘆
耳每語人以此予爲是昨讀野客叢書方知所以乃東
坡在惠州白鶴觀所作惠有溫都監女頗有姿色年十六
而不肯聘人聞坡至相隣溫謂人曰此吾婿也一夜坡吟
咏間其女徘徊窗外坡覺而推窓則女踰垣而去坡物色
得其詳正呼王說爲媒適有過海之事此議少寢其女不
久卒葬於沙灘之側坡回聞之悵然故爲此詞也又隋李
元操有鴻詩曰夕宿寒枝上朝飛空井中似亦有木棲矣
自悔讀書不多也然又思東坡之事已矣朱子解易亦曰

鴻不木棲或得平柯則可以安今詩止用一枝字然碑理
耶叢書無刻板錄之

詠靖艇

王振鵬元世祖時人善詩畫仁宗賜號孤雲處士予幼時
見有靖艇詩畫絹於里中旌德觀誠妙筆也詩有黍離之
哀想宋季之遺黎其卷多人題識今亡矣今以記憶者
錄之於左其自題靖艇詩曰露涼芳草曉風吹絳翼輕明
水影歌莫便臨平山下去眼睛雙眩碧琉璃末二句意其
寫圖之時必伯顏駐師皋亭鰲舁之日不忍故國垂亡而
虜騎之覬杭得詩人之比也故和者雲間張珩云翠華銷
盡屬秦火四翼低飛兩眼歌秋水藕花搖落久也愁點碎

碧琉璃嘉禾周鼎一晴蜓偷眼藕花風滿地胡塵遠漢宮
怨入孤臣詩畫裏百年遺墨酒啼紅張世鳴云花落清明
陣陣風臨平山下舊行宮晴蜓不管興和廢猶掠殘香覓
怨紅平湖潘寔云不隨沙鳥度涼風款款孤飛過舊宮十
里湖山依舊在野蓮無主向誰紅仁和夏時云曉起胡塵
張蕭天眼愁側視嚇腥膻飛來小影風蒲外紅藕花開不
及前仁和劉邦彥云舞風點水得人憐轉盼雙睛碧玉圓
莫向臨平山下過藕花風景不如前

七修類稿卷之三十三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重作栢梁體

唐景龍四年正月五日中宗移杖蓬萊宮御大明殿會吐
蕃騎馬之戲因重爲栢梁體聯句一首詩云大明御寓臨
萬方計顧歎內政翊陶唐韋皇驚鳴鳳舞何平陽長字秦
樓魯館沐恩光公主無心爲子輒求郎太平雄才七步謝
陳王溫王當熊讓輦愧前芳上官容再司銓管恩可忘吏部
隄文江學海思濟航鄭萬邦考績臣所詳武平
著作不休出中腸鄭權豪屏跡肅嚴霜史大夫鑄

鼎開嶽造明堂

一作大匠宗晉卿

玉醴由來獻壽觴

吐蕃舍人明悉獵鳴

呼此中宗所以點籌於后也栢梁之作君與臣下而已未聞后與公主昭容可與也太宗作宮詞使虞世南和之而虞尚以體非雅正不奉詔今君臣后妃外及夷人雜然磨酬鈇不爲恠不知當時何無世南者也

巾詩

正德中年京都士人忽焉以巾易帽四方效之然巾本古冠服也一時變更自覺駭異况販夫走卒亦有戴之者以其價廉易辦而耳殊可惡也於時予有俚語四句以詠人俚曰忽出街衢不奈有今時人物古衣冠望塵走俗人心厭况又庸人戴一縵友人孫體時一日戴巾來訪恐予

誚之途中預構一絕予見而方笑孫對曰予亦有巾之詩
君聞之乎遂吟曰江城二月暖融融折角紗巾透柳風不
是風流學江左年來塞馬不生踪二人相對一笑孫善詩
字雜作尤佳一時有聲場屋惜不能一第而卒

唐爲晉諱

晉史中台星折時以爲大異張華等應其禍唐太宗詠司
馬彪續誌却云政宣竹律知時平玉條備豈非唐爲晉諱
耶

詩文論于蕭愍是非

竊論程寬敷作于蕭愍旌功錄叙有曰當 景帝之不豫
也公與廷臣上疏請復 憲廟于東宮期必得請乃已疏

再上至闕門而石亨等以是夕奉迎英廟于南宮復位
改元用大學士徐有貞策即誣公等以大逆下之獄給事
中王鎮等爲之廷劾至言臣等與于某誓不同朝左都
御史蕭維禎等爲之廷鞠則謂于某等意欲迎立外藩
以危宗社奏上英廟持之而有貞進曰此非今日之事
爲無名由是議決蓋國史所書炳如日星而天下之所共
聞者也嗚呼自昔權奸將有所不利于忠勲之臣則必內
置腹心外張羽翼蛇盤鬼附相與無間而後得以逞焉若
漢太尉李固之死梁冀宋丞相趙汝愚之死韓侂冑與肅
愍公之死石亨一也夫以胡廣京鏜執政而馬融爲之草
奏李冰爲之疏詆司刑之臣又相與文致之而后衣冠之

禍成故竊以爲肅愍公之死雖出于亨而主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不誣也首禍之罪則通于天矣春秋討賊必先黨與亦豈可緘然而自異于孔氏之家法哉此段可謂得當時事情之實而斷之明決也李空同爲于公祠堂記有曰予觀今人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爲臣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荅事輒曰夫葵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蠡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高焉此又何焉嗚呼難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貪盛者遠智歟而賊酋

擁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
地宗社之靈国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
天地宗社之靈国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
天地宗社之靈国有君矣於是公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爲
重君爲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與且太子之
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爲公恕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輒拊
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
獨咎予也嗚呼傷乎傷乎此段可謂既能明予之功與心
又能推原致禍反覆變化文益奇而公益崇讀之真有酸
鼻也不知文刺史漫抄云錮南宮易太子爲公之罪予
以辯之矣事觀國近時鄭繼之詩又曰雖重獲罪戾社稷功

不小不知何罪戾耶可笑可笑

杜韋娘

高髻雲鬟新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慣見渾閒事惱
斷蘇州刺史腸此詩唐宋遺史以爲劉禹錫罷蘇州過杜
鴻漸飲醉宿傳舍既醒見二妓在側驚問之曰卽中席上
與司空詩因遣某來問何詩荅以前詩唐詩紀事亦曰禹
錫赴吳臺揚州大司馬陸鴻漸命妓侍宴類聚又以爲韋
應物過鴻漸之事予意劉禹錫韋應物皆爲卽中皆刺史
蘇州但鴻漸未嘗爲司空且大曆四年死矣韋在蘇州乃
貞元間去杜死口廿餘年劉在蘇州元和間又遠矣韋劉
且不論決非鴻漸必然考之元和間杜佑爲淮南節度正

揚州之地工部侍郎之陞也必誤爲杜鴻漸否則爲白樂天正與韋劉同時又皆狎浪詩酒者也

啄木

啄木本名鴛也俗稱啄木異物誌謂大如雀啄與足背皆青已今所見相符但形大於雀而特有紅嘴者及見王元之詩曰淮南啄木大如鴉頂似仙鶴堆丹砂則形色又異之矣後讀爾雅翼方知有兩種大者頂有紅毛謂之山啄木然以青色者爲主故內經載青綠之羽蟲是也魏野咏曰千林蠹如盡一腹餒何妨焉道曰不顧泥凡及惟貪得食多乃一戒貪而一言材亦各寓意之不同皆得詩人規

諷之情

倚樓詩

野牛蟬聲

宋方圭好以詩譏人一日宋庠宴客於平山堂圭談詩不
已偶見野牛就木挨癢宋因曰野牛恃力狂挨癢有客對
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圭幾與毆不久圭有連坐之禍又宦
客陸某出言無忌一日與客同宴偶爾聞蟬使客咏之客
曰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梁莫倚高枝縱繁縵
也應回首顧螳螂自是其人小戢後乃善終予思近多此

高才三十三
輩不以陸爲法方爲戒鮮不仆也

左国幾

開封舉人左国幾妹夫不憐其妹取妓以充後房一日妓
逃而左作詩去嘲之詩云桃葉歌殘事可傷家池莫養野
鴛鴦閉門連日春容減仍對無鹽老孟光世傳誦之予以
詩則妙矣乃狎語也在左爲之不當

瞿宗吉

吾杭元末瞿存齋先生名佑字宗吉生值兵火流於四明
姑蘇明春秋濟貫經史百家入

國朝爲仁和山長歷宜陽臨安二學尋取相藩藩屏有過先
生以輔導失職坐繫錦衣獄罪寘死安爲民太師英國張

公輔起以教讀家塾晚回錢塘以疾卒所著有通鑑集覽
鑄誤香臺集剪燈新話樂府遺音歸田詩話興觀詩順承
稿存齋遺稿詠物詩屏山佳趣樂全稿餘清曲譜皆見存
者聞尚有天機雲錦遊藝錄大藏搜奇學海遺珠不可復
得也予家又有香臺續咏香臺新咏各一百首皆親筆有
亭觀此則所失尤多也昨因當道欲得先生事實書集詢
之子孫悉悉答十止二三誌銘亦亡之矣因述其梗槩又嘗
聞其家事一律云過却春光獨掩門洗愁謾有酒盈樽孤
燈照面心多感一劍橫空氣尚存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鷄
中夜舞劉琨平生家國繫懷抱濕盡青衫總淚痕讀此亦
知先生也噫

荆叔詩

唐詩正聲載荆叔題慈恩寺塔詩云漢國山河在秦陵草
樹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予嘗以此詩於塔無相涉
後聞終南山有小白石處刻一詩足有唐風字乃晉體深
五七分惜無名也傳其句又是前詩及讀唐詩紀事而此
詩亦曰題塔又係於無名之下但又註曰不知何人題名
荆叔予復疑之因考姓氏諸書並無荆叔之名而紀事可
謂收唐人能詩者盡矣所以復註如此此特好事者僞名
偶寫此詩於塔高棟不考而遂編入於正聲必矣昨會史
乾用云親見此詩於慈恩塔果小白石字刻如前所聞在
塔之頂並無人名然後方知前詩必題終南者好事者鑿

移於塔如孟東野味薔薇之石今移於史給事家也

和詩

今人但知和詩不知義有三焉依韻和之謂之次韻或用其題而韻字同出一韻謂之和韻如張文潛離黃州詩而和杜老王華宮詩是也用彼之韻不拘先後謂之用韻如退之和皇甫湜陸渾山火是也然唐以前亦未聞也必有賡焉意興而已觀文選何劭張華二陸三謝諸人贈答是可知矣就使子美不過如是如高適寄杜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求杜則曰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杜遂韋迢云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迢則曰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惟元白二公多有

次韻陸皮則盛之矣至宋蘇黃輩唱一廢十甚則全集如
蘇和陶是也嗟夫詩以道性情一拘韻脚縱有高義或不
能用况短於才者乎且如東坡天縱在惠州寄鄧道士詩
即次韋蘇州寄全椒山中道士韻時事尚不同也廢或可
展其才然拘之即有工拙韋云今朝郡齋冷或憶山陰客
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
滿空山何處尋行跡蘇曰一盃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遙知
獨酌罷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
人空飛本無跡觀此二詩已覺有性勉之別至於韋結二
句先輩以爲非復言語思索可到出自天然若有神助然
則蘇結安能及之

于肅愍詩

于肅愍公謙爲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時一日遇惡盜劫舟遍搜行囊更無貴重於腰間金帶者盜亦不忍取去及還朝並無一物餽送自作一詩云手帕磨姑及線香本省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卿閭話短長噫此人之不可及而後功業之如天也

胡王詠女史詩

國初海寧胡厖白號斗南王統間錢塘王致道號蘭塋皆一時詩人集未見也嘗見其詠女史之詩今各錄其一題者二首餘可知也胡題楊妃教鸚鵡念心經詩云春寒卯酒睡初醒咲倚東窓小玉屏早悟眼前空是色不教鸚鵡

念心經王題揚妃云禁苑養驕兒兒嬌母命危褻斜山路
險不似在宮時胡題綠珠墜樓云花飛金谷彩雲空玉笛
吹殘步障風狂費明珠三百斛荆釵那及嫁梁鴻王云主
難因妾起妾心安肯違身爲金谷土魂作彩雲飛冲雅規
刺皆有詩人餘意

仟佰

前漢食貨誌曰亡農夫之苦有仟陌之得顏註仟謂千錢
佰謂百錢文字音義又曰仟謂千人之長佰謂百人之長
此仟佰說錢說人漢誌元帝紀曰出入仟陌師古曰仟陌
田間道也南北曰仟東西曰陌此仟陌又從字矣然漢誌
又曰商君壞井田開仟佰而陳勝傳贅曰躡足行伍儼仰

阡陌則說田廛又從人說人廛又從阜考之韻會仟字下
仟佰之得通作阡陌字下市中街亦曰陌通作佰則是古
字從人從阜通用之也昨讀玉篇而於人部則載錢於行伍
之仟佰於阜部則載田之阡陌似較韻會又明白

詩字不穩

鄭谷咏鷓鴣曰雨昏青草湖邊過嘗讀埤雅鷓鴣最惡濕
天陰即以木葉被身安有雨昏時而尚於青草湖邊飛耶
又如林逋之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輅對則佳矣不知鷓
鴣未嘗木棲也雍陶咏鷺鷥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
蓮魚未知在當時馮明道輩舉此爲陶警句予以易過行
立二字儘有理趣蓋行於青草必是鷺矣立傍白蓮魚安

知是驚耶否則人遠視亦未知爲驚驚而行動魚不知耶
又如張仲達之滄海最深處鱸魚啣得歸嘴脚何長也李
商隱錦瑟詩云錦瑟無端五十弦五十弦自有故也豈謂
無端辯類已言矣此皆顯名之詩礙理有如此詩豈易作
耶

趙武孤兒事

予嘗辯明趙武之事苟不見春秋二傳史記諸文於前觀
者以前日之言爲主一時尚疑特併錄於左

史記晉世家曰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
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爲趙後
復與之邑

史記趙氏家曰晉景公時趙盾卒子朔嗣朔娶晉成公姊
驪嬀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之三年賈爲司寇
乃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
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
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誅其後非先君之意妄誅
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韓厥告趙
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厥許諾賈擅
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
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
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
死耳居無何而朔婦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

兒絳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柰何杵曰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曰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新序即程嬰子程嬰出謬謂諸將曰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許之隨攻公孫杵曰杵曰謬曰小人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孤今又賣之乎諸將遂殺杵曰與孤兒以爲趙氏孤已死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召趙氏孤兒匿之宮中名曰武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

諸將而見趙孤諸將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趙武田邑如故

春秋經曰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曰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弑將爲亂欒卻爲微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天豈無辟王賴前誓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胡傳曰按左氏趙莊姬爲趙嬰之亡階於晉侯曰原舛將
爲亂欒卻爲徵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初奚韓厥言于
君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
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爲莊姬所譖而欒卻害之也

劉向新序邵子經世曆皆據史記趙世家書之元金仁山
前編又復踵修二三大儒因襲承訛遂爲定論世惟知屠
岸賈之殺趙氏而程嬰匿孤復讐也後又編爲戲文人第
以爲實事殊不知信史不如信經蓋其信諸儒遠者之傳
孰若信聖人近者之言哉豈牴牾者爲可換而群言不折
衷於聖人可乎春秋旣曰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胡傳據
左氏之言以註之未聞有屠岸賈之事也若以馬遷趙世

家之說爲信則事在晉景公之三年已誅趙括趙同趙嬰
齊而立武矣安得至十七年世家文又誅同括而立武
耶且景公十七年正魯成公之八年左氏之言正附夫子
之經晉世家爲可信矣然則三年之事非妄乎或者止書
誅趙同趙括廢合春秋左傳豈應又併趙朔滅之而有立
武之事耶立武之事晉世家未踰年趙世家至於十五年
之久馬迂亦自矛盾也諸儒獨據趙世家之言而不參會
於晉世家是以錯耳以趙世家論之既曰岸賈不聽韓厥
之言不請景公之命然則韓厥不可告君乎其後韓厥對
君曰吾君獨滅趙宗似又景公知之也縱使景公不知成
公之姊匿於宮岸賈聞產索於宮事變周章景公獨可不

知乎苟權臣矯命上下無敢誰何固有之矣然則背戾於
聖經差錯於年分不惟與左氏之牴牾而本傳於理於情
亦自牴牾也或者曰金仁山不有二事之說汪德輔不有
不足信之語予不多贅乎予曰仁山旣疑爲二事則當折
其岸賈所滅之趙非趙朔之族同括之殺不當復稱立武
廢幾不背聖經與傳也德輔旣云與經相戾不足信又不
能辭其所以之非以告諸人人嗚呼是非頗謬於聖人焉
遷於此徵諸

修類藁卷之三十四

抗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婦人詩詞

昔於雜錄中見廣信道中有杭婦金麗卿之詩家住錢塘
山水圖梅邊柳外識林蘇平生慣占清涼國豈料人間有
暑途豐城道中又有詩婦余叔柔浪淘沙詞雨溜風鈴滴
滴丁丁釀成一枕別離情可惜當年陶學士孤負郵亭
邊鴈帶秋聲音信難憑花鬢偷數卜歸程料得到家秋正
晚菊滿寒城夫麗卿之識林和靖蘇東坡則已不能有出
門擁蔽其面矣叔柔可惜於陶學士其意果何在耶可笑

可笑

評詩難

晏元獻喜論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
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方筭言富貴殊不知樂
天以道此二句非富貴語是看人富貴者也故魯直矯之
曰不如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好予以老覺
之聯固不如笙歌者矣而笙歌燈火之說爲看人富貴亦
求之深遠魯直矯之二句恐亦僧堂道院之所有耶元獻
何不自思已句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可笑
至於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富貴氣象形容
盡矣

南詞難拘字韻

樂府古體起自上古韻既不拘文或多爲於而其來歷又有
樂府詩章等書可考也南詞似多起於唐也如千秋歲荔
枝香因貴妃誕日長生殿奏新曲二闕未有名適南方進
荔枝遂以二詞名之念奴嬌名媚也故連昌宮詞有力士
傳呼覓念奴念奴潜伴諸郎宿河濫堆禽名也聲最美玄
宗一取其聲一取其名各以製曲菩薩蠻大中初女蠻入
貢瓔絡被體號菩薩蠻遂製此也春光好因羯鼓催花花
開而製惜未通知其祖於唐者蓋明皇知音律之故而後
知音之臣因各祖之故竹間集名爲填詞之祖而所集者
自溫飛卿而下十八人耳宋陸放翁又云晚唐詩格卑陋

而長短句獨精巧後世莫及正指此也又如隨筆之辯伊
涼州曲皆出於唐亦其一證然照字依韻名曰填詞今一
詞之名雖同而文有多寡韻有平仄不同者不可辯明正
無樂府詩章之書證之耳如康伯可之作應天長詠閨情
云管絃喧綉陌燈火照塵香舊腸斷蕭娘愁歸路緩彫轡
獨自歸來凭欄情緒 楚岫在何處香夢悠悠花月更誰
主惆悵後期空有鱗鴻寄紉素枕前淚窓外雨翠幕冷夜
涼塵度未應信此度相思寸腸千縷又曰管絃綉陌燈火
画橋塵香舊時歸路腸斷蕭娘舊日風簾映朱戶鶯能舞
花解語念後約頻成輕負緩彫轡獨自歸來凭欄情緒
楚岫在何處香夢悠悠花月更誰主惆悵後期空有鱗鴻

寄紉素枕前淚窓外雨翠幕冷夜涼虛度未應信此席相
思寸腸千縷然後篇比前多二十字矣葉少蘊之作念奴
嬌詠中秋云洞庭波冷望水輪初轉滄江浩浩萬頃孤光
雲陣卷長笛一聲吹破洶湧三江銀濤無際遙帶五湖過
酒闌歌罷一般意味難道回首江海平生漂流容易嘆
佳期難到縹緲高城風露爽獨倚危闌傾倒醉酌青樽娉
娥應笑猶似向來好廣寒宮殿爲余聊借蓬壺又曰洞庭
波冷望水輪初轉滄海沉沉萬頃孤光雲陣卷長笛吹破
層陰洶湧三江銀濤無際遙帶五湖酒闌歌罷至今
怒龍吟回首江海平生漂流容易散佳會難尋縹緲高
城風露爽獨倚危闌重臨醉倒清樽娉娥應笑猶有向來

心廣寒宮殿爲余聊借瓊林旣換韻又換字矣此皆不知孰是原本孰乃非調豈非無祖詞以證之耶至於憶秦娥諸人所作皆仄韻者而孫夫人又有平韻者水龍吟本是首句六字第二句七字也如秦少游贈妓云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綉轂雕鞍驟陳同甫春恨云開花深處層樓回簾半捲東風軟蘇東坡詠笛云楚山脩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而陸放翁春遊摩訶池者摩訶池上追遊路紅綠參差春晚而首句乃七字第二句及六字矣柳梢青初起三句皆四字也皆用平韻如秦少游春景云豈草平沙吳王故苑柳裊烟斜雨後寒輕風前香軟春在梨花行人一棹天涯酒激麴塵陽亂鴉門外鞦韆牆頭紅粉深院誰家

周美成佳人云有箇人人海棠標韻飛燕輕盈酒暈潮紅
羞娥疑綠一笑生心為伊入恨熏心更說甚巫山楚雲
斗帳香銷紗窓月冷着意溫存而李易安春晚者子規啼
血可憐又是春歸時節滿院東風海棠鋪綉梨花飛雪
丁香露泣殘枝銷不比愁腸寸結自是休文多情多感不
干風月此乃首句四字第二第三總成八字又是仄韻也
至於瞿宗吉之辨漁家傲本頭句第二字皆仄聲起而楊
復初凌雲漢乃用平聲起見樂府以此不一若以周德清
謂句字可以增損者論又非其名此或南詞北曲之不同
也以予論之南詞但要音律和諧或平或仄俱可也二句
合作一句一句分成二句者則句法雖不同字數不差妙

在歌者上下縱橫所協耳頭句不拘正如律詩之起亦然
但多少數字似不可也况至於多少二三十字者哉若歐
陽公春暮摸魚兒捲綉簾梧桐秋院落一霎雨添新綠對
小池閑立殘粧淺向晚來紋如縠凝遠月恨人去寂寂風
枕孤難宿倚欄不足看燕拂風簷蝶翻草露兩兩長相逐
雙眉促可惜年華婉婉西風初弄庭菊况伊家年少多
情未已難拘束那看更趁良景追尋甚處垂楊曲佳期過
盡但不說歸來多應忘了屏雲去時祝此則前拍第二句
第三句多一字後拍第五句又少一字而那堪更字當是
韻佳期過盡盡字是韻今皆無之恐決不可不入選者或
是也故少蘊之念奴嬌或可而康之應天長原註十九句

則前闕决非美歐之應天長又少似康不知何也

元末僧

嘗記元僧有詩云百丈巖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濶未必骷髏就此埋又一云殘年節禮送紛紛盡是蒙門與富門惟有老僧塔下雪始終不見草鞋痕予以當時忻笑隱恩斷江無無極皆著名斯時要如二詩落脫高遠夫豈可到惜忘其名也繼而入我

天朝又若衍斯道

即姚廣孝

成莫大功勲溥天淵超然入道闡仲

猷勤無逸一如初皆化夷臣服其餘防季潭衲止庵洽南洲復見心仁一初祿天然道竺隱噩夢堂輩或以詩文名世或以輔藩有功十大高僧之說豈虛語哉不知亡國之

時何至生人如此之多或曰此輩原非僧流入
天朝畏法而髡之雖然今之時亦少若人也

更無一箇是男兒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軍皆解甲更
無一箇是男兒世傳此詩乃花蔡夫人蜀亡輦入後宮宋
祖問而作者傳記雜編又載爲前蜀王衍降唐時興聖太
子作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牛繫鼓旗二十萬軍
皆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旣皆蜀亡之作其辭又類正史
不載者也當存疑以俟

蘇賈詩似

東坡梨花絕曰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

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賈似道寒食絕句寒食家
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塚兒孫
幾箇知然二詩同意而皆妙但賈賊知人生無幾故乃耽
樂葛嶺不知兢兢報國非可以此意比也蘇詩予意旣曰
梨花淡白又曰一株雪恐重言相犯且不見咏梨花之好
不若易梨花淡白爲桃花爛熳更佳

沈園詩祖意

宋陸放翁沈園詩益因前室唐氏而作事具歸田詩話詩
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
曾是驚鴻照影來又云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
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踪一泫然讀此夢瑣言唐江

言卷三
淮間有妓徐月英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事久違兩人同
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鴛鴦相皆飛似陸詩之
意本此

二僧詩累

元末高僧四明守仁字一初錢塘德祥字止庵皆有志事
業者也遭時不偶遂髡首而肆力於詩云故一初嘗云或
從事於文墨非以廢道沾名蓋有不得已也止庵曰詩豈
吾事耶資補馥焉耳觀此可知矣入

國朝皆被詔至京後官僧司一初題翡翠云見說炎州造翠
衣網羅一日徧東西羽毛亦足爲身累那得秋林靜處棲
止庵有夏日西園詩新築西園小草堂熱時無處可乘涼

池塘六月由來淺林木三年未得長欲淨身心頻掃地愛
開窓戶不燒香晚風只有溪南柳又畏蟬聲鬧夕陽皆爲
太祖見之謂守仁曰汝不欲仕我謂我法網密耶謂德祥曰
汝詩熱時無處乘涼以我刑法太嚴耶又謂六月由淺三
年未長謂我立國規模小而不能興禮樂耶頻掃地不燒
香是言我恐人議而肆殺却不肯爲善耶皆罪之而不善
終

述懷詞

成化間仁和教諭聶大年以詩書名世人來乞書多以東
坡行香子馬晉蒲庭芳應之二詞一言不必深求問學一
言仕宦亦勞皆不如隱逸之樂也後聶召至京修史而死

貧不能歛似若預爲已言者然二詞亦果痛快今錄之藁
行香子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
利休苦勞神歎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
親且陶陶樂盡天真不如歸去做箇閑人對一張琴一壺
酒一溪雲滿庭芳云雪漬疎髯霜侵衰髮去年猶勝今年
一回老矣堪歎又堪憐思昔青春美景除非是月下花前
誰知道金章紫綬多少事憂煎侵晨騎馬出風初暴橫雨
又凄然想山翁野叟正爾高眠更有紅塵赤日也不到松
下林邊如何好是松江上閒了釣魚船馬晉字孟昭仕國
初吳下人也

釋疑字樣

一字有二音不同而所指多程語誠不可不識也故王篇

之前以為奇字特錄出示人謂指迷也余惟或二字俱要

換音者或只換一字音者他書所載倍多王篇惜不能記

憶也今以知者補王篇之不足錄之藁而尚俟日益之耳

星宿音星秀二十番禺音番愚廣州縣名款乃音款乃中歌聲瀧水雙音

德慶府縣名万侯窩音木句讀音句瓦點袒免音但問汨羅音

博羅縣名一音牂牁音江名也蜀音冒頓音沒突漢名可汗音克寒

虜國音閼氏音煙脂匈奴妻也角里音角里皓之一龜茲音丘曹大家音下

姑已上王篇者月支音肉身毒音天魯般音下樊於期音於

烏嫪毒音勞酈食其音下寧馨兒音去僕射音下姑射音下

益音無射音下渚池音烏馱疆場音下盟津音上國土音下

陶甄音堅又音真增繳下音抱鼓上音琅邪下音耶音邪谷上音

綸巾上音綸音開二音犧樽上音率更上音盤飧下音孫音矛盾音

切黃能下音奈音委蛇下音於戲音呼音尸解下音般若音

惹釋音衆生上音中音落魄下音隱几音野燒去音母丘上音

貫見今音龍允下音奪音方與音趙音縣音胡塗音鵲音遠去音

除縣南音涯音牙音詞音押音些音楚音息音切音扶音軒音胡音扁音陂音殷音

朝音市音涯音牙音詞音押音些音楚音息音切音扶音軒音胡音扁音陂音殷音

切赤音溺音奴音料音切音尿音也音宿留音秀音相宅音地音壁音襄尺音讓音

與臣射音揖音厭下音引音葉音推音手音曰音亡音慮音上音倒景下音耐可音

能上音詐音諉下音亦音詐音也音郎罷下音人音撫音公音曰音隆準下音休告下音骨音

朶都下音阿誰上音齊衰音扶服音曲逆音去音睡音皆音身音谷音穀音

墨屎音康居下音函谷上音

仇山村

山村先生仇遠字仁近宋咸淳名士宋亡落魄江湖博通經史賸有詩聲惜未見其集以行世也至元中薦爲溧陽教諭轉寶慶路教授不赴改將仕郎杭州路總管府知事致仕就家錢塘今西城脚下尚有遺趾在焉年八十卒塋錢塘北山棲霞嶺予在抄本中見其閒居十咏因錄於藁詩云

堦前紫蔓金絲草籬壁紅垂錦帶花梓澤平泉易鋪歇春留富貴與詩家

樹隔殘鐘遠欲無野雲滄漠雨疏疏飛蚊盡逐南風去父子燈前共讀書

仰屋著書無筆力閉門覓句費心機不如花下冥冥坐靜
看蜻蜓蛺蝶飛

鶯花常曲舊時遊老去閒情已五休却笑東風無檢束又
隨飛絮過南樓

鳥爵喧秋未肯棲狂風吹樹影離披屋邊尚有斜陽在更
看山人一局碁

風挾濃雲起砲車捎窓雨脚亂如麻山中茅屋應安穩不
問溪聲送落花

新竹脩脩綠覆牆讀書門戶亦陰涼道人清福不肯受却
入西山看夕陽

翠袖佳人倚暮寒雙禽蹋破玉欄杆空山月落春風換直

作羅浮夢裏看

茶甌紗帽慣迎賓不是詩人即道人
細雨斜風君莫出綠陰門外有紅塵

珠簾玉柵綺羅聚猶有承平京洛風
飲罷歸來遊騎少一庭明月夜方中

王張臨終詩

嘉靖丙午秋杭友王時雨

澍

張文東

冰

卒王布衣而張貢

士張方三十餘而王則七十矣然皆以詩鳴時計其才學
王不逮張遠甚臨終王有三律張亦有三絕王則近理而
張浪言也豈非又在於素養而不可論其才學錄以喻吾
徒王詩云青鏡看餘醜愈羞瘦形真類活骷髏有書數卷

兒堪讀無力千鈞德可修生際太平今七秩好還造化近
新秋瓦棺衣紙山人事寄語漁郎莫笑尤南北東西走市
闔獨慙無補在人間三春花鳥湖山麗二雅風情日月閒
塵海遊魚今又古庭槐戰蟻去仍還平生心事明如鏡便
對閭君也好顏三度饑年一病身二毛踈落不勝貧誰聞
玉食層霄客獨念茅蘆薄命人推枕未尋深竹木酌泉聊
與爭埃塵靜原世故真蕉鹿強倚蓬牕獨自吟張詩云寄
謝親朋兒女曹歡娛怨恨一時消從今結束歸家去水自
深兮山自高有身有累負沉疴何似飛禽入網羅幸得脫
然高舉外小兒造化柰吾何吾是蓬萊一散仙塵緣不斷
枉牽然追思三十三年事雲在青山月在天

東齋薄養二帖

予書室之外有燕樂堂朋類講學宴飲則於此焉因見序
錄述古人薄養之言少爲增損配以古人求益之事揭二
紙於壁一以代求益之告一以免薄奉之罪今錄置藁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
彈吾文有不善應時改定管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
僕自以才不過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
麗自吾得之後世誰知定吾文者邪又任昉爲王儉主簿
儉出已作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嘆曰後世誰知子定
吾文由是敬好終身吾嘗嘆此二事達者之言每對客曰
爲笑談今世俗相承所作詩文或爲人所詆訶雖未形之

辭色及退而怫然者皆是也嗚呼今人一善而悻悻自得
視此不有愧哉予嘗願學而人不屑教故特書之客座以
代夫求益之告也○晉陸納爲吳風太守至姑孰辭桓溫
因問溫公酒飲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
肉不過十籌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後伺溫問
曰外有微禮方之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忻然納
之時王坦之刁爨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秤客主
驚愕納徐曰公飲酒三升納止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
餘瀝溫又賓客並嘆其率素又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
郡歲判官皆客至未嘗不飲或三行五行酒沽於市巢止
梨栗肴止脯菜人皆不相非也嗟夫此事吾子奉已待賓

之瀟深有取焉今人少薄遂以爲鄙不知此何益也且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一通於燕樂堂或大賓見之亦不罪予之薄奉也

蝦助詩

層濤濡沫綴蝦行水母含秋孕地靈海氣凍成紅玉脆天風寒結紫雲腥霞衣褪色脂流滑瓊縷烹香酒力醒疑是楚江萍實老誤隨潮汐落蒼溟右蝦助詩乃元薩天錫作也薩詩予家所藏可爲全矣亦失此律况膾炙人口特書之

麤犇

昔王荆公創字學而爲東坡問以麤犇二字之義遂不能

答殊不知麤字說文鹿行超遠也假借爲粗細之粗乃古文也奔字說文走也從三牛者亦古文蓋古文雖曰出於蒼頡而其時不過觀天地人物山川草木之迹以成文六書之義少也其後列國各爲制字又自不同觀通志引證一代殊文諸國殊文可知矣故鄭樵曰先儒以義理說文字者徒勞心力耳是古字可以義理會耶荆公號識古文不能答此則又何耶

禪月大師

僧貫休俗姓姜氏字德隱號禪月大師金華蘭谿人生於唐末以特得名初投詩於吳越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龍驤鳳翥勢難收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

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時萬戶侯王語之曰詩則美矣若能改作四十州當得相見師喟然曰州不可添詩亦不可改孤雲野鶴何天之不可飛耶遂杖鋤去之至富春申屠山大稚寺之南誅茅棲息後入蜀以詩授王建曰河北河塵埃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萬山景已斂陳貢愧非才自慚林藪龍逢遇之甚厚終於蜀也有西岳集像唯羅漢最著多作古恠之貌不類世傳篆書亦不合法也近世止知不肯改詩之事餘心者少也

百篇試

唐有日試百篇宋太平興國五年趙國昌應百篇科自陳
求試上親出五言四句曰松風一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
春池兩山僧道柳泉凡二十字爲五篇率四韻至晚僅成
數十首特賜及第紺珠所載如此中吳紀聞却作孫奭時
號曰孫百篇不知何也

七修類稿卷之三十五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事物自然對

江陵縣勞勞亭

都人遊別之地

可對陶穀化化牋

陶以粗紙供一化也取涸紙

復抄二化也

世號棋爲木野狐

以棋人可

對茶名草大虫

唐茶禁大

嚴人畏之故名

羊曰炙髯主簿循曰長吟參軍亦皆自然可對也

李騫期

劉越石扶風歌有云惟有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李騫期陵耶子耶官耶

朱戴遺詩

予嘗見太史宋公濂詩四冊公親書者也大字如指頂小
字如芝麻或行或楷真有龍蛇鳳舞之象高可五寸亦奇
物也惜爲杭守張公取去今西字士集中之詩不滿一百則
知遺落多矣予家又藏公與松數九靈寄荅古詩各十首考
之九靈集中止得其六而公詩集皆無之且書乃當時吳
德基而題跋則王華川揭少誼胡仲仲輩而又裝潢成軸
襲以文錦安知又不爲他人之取乎苟或敗壞千古理沒
特錄置於藁則又傳述一世彰者衆矣亦慊收藏者之

宋詩云

有入山林已失山林性玄也亦何爲使之仍遘病熱

亦不舒攻上風逾勁僅存氣半以紉養此一朝命命豈復正
吾乘化共歸盡方州羅夾巷下以寓幾姓大運既如斯何
須苦心競但我逆旅中百感且勿交橫交橫復焉如驩然且
孤咏○山中有玄鹿西行正欲飲衆草吐芳滋朝夕樂我
饑偃仰青石間和鳴靈渚麋何誰施網罟生致來軒墀赴
蹈絕湯火奮觸無完肌亦知天地間久安豈其宜 恐棲
長林庶可免禍機禍機既弗盼死生一任之唯思石床前
有薇與雲齊即當謝羈絆采之不不知疲窘束勢方固安能
遂吾私○昨日非今日明朝更不今朝事變來如雲斯須無
根苗紛揉不可遏冰澁火復生人壽蹤金石刮剥當亦銷
所以古達士心冥萬物交流口乃不受雲迴颺任成濤况當

九春時一青發新若好鳥從去來飛鳴羽翹翹中偕律呂
音聽之比咸韶盎然太和內塵慮息秋毫吾身且并忘誰
復慕蟬貂○洛陽有名園竒曰肥洩春和椅旒向人傾嫵麗
明綺羅曾未挾日間飄雲隨風沙豈惟花獨然撫躬良自
嗟昔年髮如漆轉盼已半皤此身元無根寧不隨歲化東
衢西巷間逝者日苦多唯有山上石亘古終不磨况亦有
時泐尚何恤其他我年踰半百來日知幾何誰家有美酒
鼓缶共高歌有酒不高歌銅仙將見何○盈盈白面生騎
馬出重關鉄衣何皦皦寶刀綴雙環左右千貔貅綉旗隨
風翻自云將家子執節征百戰常從大將軍三箭定天山
飄搖意氣得秦華欲成吞庫庫取取震駭之咄咄咸長嘆鄙哉

章句生棄擲同糞丸我固孱弱軀久服章甫冠世間紛擾
徒如何學神仙爲恐壽命促汲汲求長年中開龍虎鼎烹
煅日月魂迴復存一氣去入無窮門日瞻九霄上白鶴來
翩翩崗飈吹弗休跬步不可前迅景若流火顛髮白被有
鬼啼丹臺下令人心鼻酸禹書或飯牛海風嘗引船羸劉
有遺輒皎若明鏡然吾身無百年先後終凋殘幸有一寸
心萬世能長存○華齡事觚翰志可移南山學染血色絲
織成鳳與鸞如何中歲論厭讀仍厭觀豈爲血氣衰惡此
葩藻繁至人抱太素直遡羲皇前一塵不可浣白玉爲肺
肝方知始學謬中夜發哀嘆矐矐夸毗子反謂爲迂頑驅
雲駕飛濤欲使歸筆端憐之不敢嗔再拜相與言床頭有

周易時時宜細看○誰家有高樓朱戶凌雲開綺帳結流
蘇衆色何蕤蕤朝庭舞趙女夕譙歌吳姬笳簫雜琴瑟其
音愴以悲自謂永世樂千秋長若斯豈知旋踵間樓毀人
亦隨荒烟壓白草寒蟬向人啼盛衰固不常居安可忘危
感予夜不寐冥冥起遐思鶉衣坐西軒浩然千古懷○我
坐我不憚我行我悽辛我生七尺軀不樂復何因成童即
窮經豈因墮白紛爲是動中懷有淚沾衣襟犬馬齒未衰
但當日加勤一息能契道何須浪云云年當四五十所愧
在無聞於此苟不憂可復名爲人是非姑置之取琴彈秋
雲琴中有至和忘悲以懽忻所傷至已乖何能鬯吾神

戴詩云

結廬在窮巷藝藿仍種葵謂將究安宅何意逢亂離
去復還隣室無一遺我屋雖僅存藿悴葵亦衰海田既遭
變井邑還日非扶杖一行游歷覽多所悲本不居市廛悔
之將何追○庭前兩奇樹常有好奇色年年遇雪霜誰謂
寒當易道喪涉千載親友誼日薄既貴乃忘賤歲晏孰堪
託厭此里中居行行至徐國不見新相知惟聞古時迹古
有延陵子施恩死逾博一朝協心許寶劍非所惜此事難
再逢吾行復何適○辭家獨行邁捐軀遠從戎已謂勲可
建如何志無終主將東南征桓桓震群雄苟秉先登羽即
定一舉功自非陳力徒亦可備折衝制勝兩楹內設奇尊
俎中獸尚憚爲犧人豈昧藏弓况復已多賢何能奮薄躬

○東州有一士與世亦殊論借問何所殊守賤與安貧好
爵吾不貴至寶吾不珎聘幣照閭里視之若浮雲灌木荒
繞舍薜蘿深擁門豈忘其靡麗苟得非所欣舉世少知者
我獨慕其人時時往見之聊用瑩心神願言携壺約長與
爾爲隣○窮居寡人力繞屋荒草莽紛紛集鳥雀寂寂絕
輪鞅病夫亦何爲呼兒具藤杖時復林野中披榛獨來往
田父荷鋤至相與飲真賞寧知雨露深但說桑麻長人生
適意爾何事昭時網○少小秉微尚將心在六經冉冉年
歲遲乃與塵事冥入秋多佳日何以陶我情園蔬親可摘
新穀亦既升命室釀美酒一壺聊復傾兒女戲我側親戚
還令并此事已云樂吾生豈無成俯仰百年內忽如流電

原缺

家飛瓊扶上紫香車玉簪墜地無人拾化作東南第一花
又黃魯直題水仙亦是此意凌波仙子生塵襪波上盈盈
步微月被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寄愁絕然三詩同一
機軸工巧畧異

狀元詩識

黎狀元淳初膺鄉薦至京師將禮部會試時盤礴間聞
酒樓上有婦人喚其名舉頭觀之則角妓也乃知爲同輩
所啐于是登樓吟曰千里遨遊赴帝京忽聞樓上喚黎
淳狀元自是天生定先遣嫦娥報我名已而果然

白鵬駕象歌行

唐有舞馬祿山使舞不就而戮之昭宗時又有依賜以緋

衣謂之猴部頭朱溫既篡引坐側依忽擲號裂衣溫叱殺之此世皆知也若宋亡崖山時有白鷗見幼主崩哀鳴躡躡竟墜水死元有駕象

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爰下國初林卿子羽有義象行弘治間主事張廷實有白鷗歌嗚呼可以人而不如鳥舞馬繼微亦有伍象行云有象有象來大都大江欲渡心咨且誘之既渡獻天子拜跪不與衆象俱象如勸之拜怒尋觸象奴賜酒不肯飲哺之亦不鋪屹然十日受飢渴俛首垂淚憤且吁天子命殺之衆官束手莫敢屠侍衛傳宣呼壯士被甲各執丈二戈象戰久不克兵捷象乃殂憶昔君正每巡幸象常法駕行天衢珊瑚錯落明月珠被服美錦紅

甃能紫泥函封載玉璽萬樂爭擁群龍趨玉璽歸沙漠龍
亦歸誰湖所以老象心南來誓死骨爲枯嗟爾食祿人空
負七尺軀高高白玉堂赫赫黃金符伊昔軒冕今泥塗嗟
爾食祿人不若飯豆芻象何潔爾何汚天子垂衣治萬世
俾全象德行天誅嗚呼象兮古所無嗚呼象兮古所無白
鵬歌云君不見瀝南秦吉了餓死不首蠻夷立又不見唐
家孫供奉奮跳欲斷朱三喉嗟爾白鵬急主難委質翻配
三忠儔憶昔海黃霧四塞天狗如雷墮東北三辰鑒戰日
無輝伏屍百里海盡赤六軍披靡可奈何雲從飛龍赴碧
波白鵬籠中起踟躕恨不握劍揮長戈劍欲截斷衆政首
戈欲鐫絕宣慰脰請回飛龍駕雲車直抵中原揮一帚皇

天不祚趙孤兒白日不照吾心悲聳身直翅輕一躑蹌與
金籠飽鯨鯢烏虜白鵬乃羽族報主恩義何其篤如何則
中拉脇奴禽獸之心人面目太倉飽士多如林筭來何如
豢此禽羽衣縞裳奪霜雪忠肝義膽鸞鳳音只今茫茫海
天角魂逐三忠戲冥漠千秋化作精衛翔悲鳴直待滄溟
涸

對聯

吏部許尚書讚乃尊亦吏尚書也已先爲戶部尚書兄詔
亦嘗爲南戶尚書也吾友俞子木爲作一對云父冢宰子
冢宰秉一代之銓衡兄司徒弟司徒總兩京之會計又友
陳敏之木天台人也受徽州歙縣訓導書一聯於衙曰四

萬八千丈山中仙客三百六十重灘上閑官一則不可移
易一則天生切對

人影詩詞

嘗聞近時有味人影一詩膾炙人口予意佳固佳矣然格
律卑下不免有沾皮帶骨之誚昨讀詞學筌蹄有楊樵雲
一詞尤佳也今併錄之於彙以見人才之高下如此詩云
不言不語過平生步步相隨似有情長向燈前同靜坐每
於月下共閒行昨朝離去天將暝今日歸來雨又晴最是
行藏堪愛處顯身須要待時明詞云只道空烟又疑流水
依依却是行雲了然相對又是夢紛紛半面春風圖畫黃
金在難鑄昭君溪橋斷梅花晴雪端的白三分真真難

言
喚醒三年抽藕織得搗裙甚徘徊窺鏡交翼鸞文一片飛
花來去并刀快剪取晴紋無情處分明着眼強半帶春醺

沈明德詩

弘治初杭庠生沈明德嗜酒能文尤工於詩畫蕭散不
羈視功名如敝屣也一時當道重之嘗以課試不完董學
憲副吳原明因其疎于經學且重聽命賦耳聾詩且限韻
焉因聾書耳聾二字於水板沈望見耳脚帶長以爲打字
也亟奔去復召喻以作詩遂口占云紅塵飛滿舊青衫貧
病年來笑更兼四十無聞聾亦順半生多事老何堪山蟬
一任鳴方歌穴蟻從教閭正酣兀坐無言心似水對人袖
手倦清談後燕貢授安慶府學訓導以內艱起復之京竟

原缺

能之已千之音初曰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
觀其志而知其德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
其德用衆曰戎人生乎戎而戎言孟子曰楚大夫
欲其子之齊語也使齊人傳之此呂氏本前人語也本生
曰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劉子期論曰萬人彎
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盡數曰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
其火則止矣董子曰揚湯止沸不如釜底去薪又曰父不
能傳之於子臣不能入之於君韓子曰使道而可傳則人
孰不傳之於其子使道而可獻則人孰不獻之於其君此
後人本呂氏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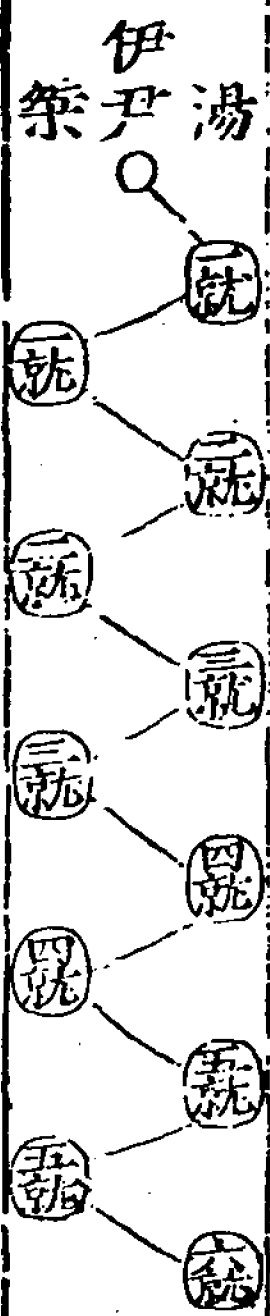
三詩一格

真元間詩人裴交泰長門怨絕句云自閉長門經幾秋羅衣濕透淚還流一種峨眉明月夜南宮歌吹北宮愁後章孝標對月詩云長安一夜千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至於李商隱龍池詩云夜半讌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題意不同而俱一格也

伊尹六就湯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五就之事不可考荷以軻書爲實錄則於湯不止五就其實六也蓋伊尹之就桀者湯進之也則是先就湯後就桀又復若五然後相湯而伐之此則其六就也若言五就湯則四就桀矣孟子皆云五者蓋不言其終竟伐桀之一就耳柳子厚曰五就

桀替細觀之亦自可見恐未能盡復圖于左此蓋伊尹出
處之大節不可苟也



杜律虞註差處

予嘗讀杜詩秋興八首虞註之謬者半焉似皆穿鑿隨正
註下今錄之於藁

王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
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

勸勵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虞註公因感此而自嘆留夔州已經兩秋故云叢菊之
開皆我嘗感而揮淚矣然下峽孤舟則猶滯此一繫
我故園之心也他日言向日一繫言始終心在故園
而身滯舟中繫身即所以繫心也

愚意公居蜀見秋來江山之景如此蕭森則不勝其可
悲故計其歲月則已見菊開兩度而他日見之感物
思舊亦必墮淚矣今孤舟一繫於此不可以去而故
園則在心中矣其不堪何如哉中四句正指江山二
字事舊註似失其意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比斗望京華
德懷實下三聲淚奉

使塵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遠伏枕山樓粉蝶隱悲筇請看
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虞註嘗聞峽中猿啼三聲客淚自墮今我在此則實聞
之而下淚矣嘗聞張騫八月槎奉使今秋我不得
歸則八月乘槎之事或虛矣我雖檢校工部員外郎
而與尚書省入直之香爐相遙遠者以病之故但聞
此城樓之上雉堞之間笳聲隱隱爲可悲也不特此
耳適間方見日斜即今請看石上之月已映荻花而
明光陰代禪如此其速豈不猶可惜哉

愚意公自南而望北當作南斗峽中猿甚哀聽其啼時
真實可以三聲而下淚張騫窮河源作奉使乘槎至

蜀今我無故而至蜀則我之奉使也亦虛隨騫八月
之槎耳昔也畫省香爐相從入直今相違而伏枕於
此但聞山城樓上之粉蝶隱藏悲笳而已兩句皆在
望字上來也末二句是照前落日時已望京華而石
上藤蘿之月猶在望也常自乘涼今條爾已映於洲
渚蘆荻之花秋氣蕭瑟通篇悲惋實虛遠隱又是篇
中之目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
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綉柱圍黃鵠錦纜牙樯起白鷗回首
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虞註明皇友愛五王嘗自宮中穿夾城至花萼相輝樓

同寢故云通御氣也芙蓉苑又近曲江乃天子遊幸之地而關中數亂故云入邊愁也又言花萼樓中之簾柱皆盤黃鵠宛轉之形珠則織綉則盡也苑外江中御舟常驚白鷗飛起以錦纜牙樯之華彩也若此皆歌舞之地今則焚蕩殘毀令人回眚良可憐惜也然神京地里又在秦中終非天下所能及也我安得而不思歸耶

愚意明皇友愛起花萼相輝之樓穿夾城以幸其上通御氣通天子之氣也而內一不修納壽王之妃召祿山之禍漁陽報至則芙蓉苑遊幸之地忽已入邊塞之愁矣此二句一意直下公在蜀故因及幸蜀之萌

其初也樓上何所有則珠簾綉柱圍繞焚香之金鶴
苑中何所有則錦纜牙檣驚起在水之白鷗今而豪
華蕩盡回音可憐不知此秦中乃自古帝王之都可
不保其基業哉舊註不知其肯意之所在而黃鵠白
鷗之解尤爲穿鑿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
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魚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
極天唯鳥道江湖蒲地一漁翁

虞註乃謂劔關秦塞造天之高惟一鳥道所以不舂還
以見此池之景唯順流下峽則江湖蒲地任我漁翁
之漂泊亦豈不令人感嘆乎

愚意中四句在眼中之物也今日不修武帝之備徒見
厓夜月動秋風而已菰米沉雲蓮芳墜粉感嘆斯人
關塞及天之高唯飛鳥往來人不得而至之而江湖
蒲地俱有兵戈只我若一漁翁而已何不歸依耶唯
字一字正見深惜長安之意舊註牽強反失本旨

東坡兩韻律

清波雜誌載東坡留題南康寺重湖軒詩曰八月渡重湖
蕭條萬象疎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
術也厓岷峨千萬里投老得歸無蘇自以律詩可用兩韻
引李城之遊唐子方兩押山難字爲証今人遂爲口食予
以坡詩必信手塗抹而僧特寶之故言如此未必當時有

跋也苟如僧言只漏無字庶幾可耳况此又非古韻若李
詩既是律矣豈可兩押韻耶若曹直七哀詩有泗况諧依
四韻王粲有舉原安三韻子美夔府咏懷排律重用經船
弦字退之咏笋重用根字皆有之若律則不然也